

有记录以来

□叶兆言

“有记录以来”不是新词,经常会有意外。前些天寒潮来袭,媒体上常提到这个词。年轻人容易相信记录,譬如南京气温,气象台报什么就是什么,说多少年的最低,就应该是多少年。

作为一个过来人,难免产生怀疑。究竟是1977年,还是1976年,具体日子记不清楚,能记住的是,我曾在玄武湖的冰面上漫步行走,从玄武门溜达到火车站。大家都知道,玄武湖水面很广阔,偶尔结冰,也是相对很薄的那种,能够走人,还能穿湖而过,起码在我知道的记录中,后来没有过。因此,非要说今年比

那一年还冷,我不相信。

我父母都是江南人,上世纪五十年代定居南京,说起此地冬天严寒,记忆最深的是到处挂着长长的冰凌。按照他们的记忆,那时候的冷,才叫真的寒冷。现在的南京人很少看见冰凌,今年情况特殊,出门坐公交,听见年轻女孩子在议论,一边说,一边吃惊地用手比画:

“乖乖,我们楼底下的冰棍,都这么长了!”

冰棍就是冰凌,因为见得少,用得少,南京人都快忘了这词。这些年说起冬天,更容易提到的是暖冬,动不动就说全球正在变暖,连今年冬天这次强烈寒潮,专家也解释是暖湿气流造成。

俗话说,穷在债冷在风,冷既是客观,也可能是主观。阅读唐人诗文,知道当年黄河流域气温很像今日的江南,又潮湿又温暖。那年头没数字记录,温度计还没发明,冷热记载很可能都是凭印象,根本不靠谱。

宋朝要比唐朝冷得多,苏东坡在诗里讥讽“北人不知梅”,为什么呢?因为梅花怕冷,唐宋之间经历了一次全球性变冷,北方的梅花都冻死了。毛主席他老人家说“梅花欢喜漫天雪”,这是文学的浪漫主义,事实上梅花并不耐寒。

“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愿天寒”,这是白居易《卖炭翁》中的诗句。今天的年轻人对

冷不冷无所谓,我们已拥有太多对付寒冷的手段。白领们讨论是否穿秋裤,退休的老年人考虑是否开空调,前者为了漂亮,后者为了节省。不管怎么说,在祥和年代,冷点热都不是问题。

说起冷,最容易想起1937年冬天,日本人攻陷南京城,那一年夏天奇热冬天极冷,很多回忆文章都说当时实在太冷,突然就降了温,人们的心灵都在结冰。街头上,穿着棉衣皮靴的日本军人在跺脚烤火,恐惧笼罩着南京市民,大家冻得瑟瑟发抖,而衣裳单薄已停止抵抗的中国士兵正面临大屠杀厄运。

那场景,有史以来,有记录以来,是南京人心头上最大的寒冷。

擦皮鞋

□濮传俊

我喜欢穿平底布鞋,感觉轻便舒适,而且很养脚。但每周去城南一家老澡堂洗澡时,我都要穿上搁置在旁的皮鞋,主要洗澡堂里的服务员帮助给擦一下。

现在仅存的一些老澡堂,虽然设备陈旧简陋,但都很干净清爽,一些服务项目也都齐全,有搓背修脚、捶腿等下活,还可以替顾客办一些泡茶、擦鞋的业务。我洗澡的那个堂口,因为常去,我和几位跑堂及做下活的师傅都很熟,每隔一段时间,我都要请修脚的王师傅给我修一下脚,他修脚技艺高超,是澡堂里有名的“脚医”。

另一位是小李,我认识他很久了,他那时是顶他父亲的职进的澡堂,他父亲因身体不好提前

退休了。小李小时因患小儿麻痹症,落下了一条腿行走不便的毛病。后来澡堂由老板承包了,小李也不是澡堂非常需要的,因此就靠每月领取基本生活费过日子。但老板很照顾他,就让他小李每天在澡堂里帮帮忙,做做零活,每月适当给他一些补助。小李主要工作就是给顾客擦皮鞋,每擦一双鞋,就能多拿一份“提成”。小李擦每双鞋都很认真仔细,每双鞋经过擦拭后,都是锃亮锃亮的,就像新的一样。

小李家庭经济情况还是很困难的,本人又是残疾。很多老顾客都希望他生活过得好些,每天能多擦几双皮鞋。像我这样特地穿皮鞋来洗澡的人还不在于少数。每当我从澡堂穿着被擦过的皮鞋回来,走在路上,心里总感觉踏实多了。

练,花费了很多的精力。

温老师的音乐课,没有一个同学缺席,那是享受一道道的音乐美餐,她让我们先听民乐合奏的录音,随后让大家说出曲目中有哪几种乐器参与演奏;她让每一个学生跟着她的钢琴节拍练唱,一边唱一边帮助纠正唱错的地方,温老师在课堂上,称呼我们为可爱的孩子,后来我们才知道,她没有结过婚,没有自己的孩子,我们这些不知愁滋味的十二三岁的少年,却从温老师的眼睛里看到了春风般的母爱。

离开宁海校园四十多年了,由于忙于生计,再没机会欣赏温老师的钢琴演奏。今年清明节,南京许多社区举办市民公祭,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有关温老师的信息,让我两眼湿润:“66岁的张燕侠唱了一首《姑娘生来爱唱歌》,缅怀她的音乐老师温欢纳。张燕侠告诉记者,自己从小就爱唱歌跳舞,温老师给了她很大帮助。1993年,温老师病重,且已不能说话。当时,她伏在温老师床头,唱了一首老师教她唱过的歌,老师竟流下泪来。”

每当走过宁海路街角,似乎都有钢琴声响起。



老街(德国) 丁·布莱尔

青石街 15号

NEW SUPPLEMENT

拿好手里的单程机票

□王建国

亲戚在一家公司工作,50多岁就病退了。每次见面,他总是愁云满脸地向我诉说他的疾病与失眠的痛苦。他的病痛源于多年前的一次口腔手术,由于医生判断失误与手术不当,给他留下了严重的鼻窦炎后遗症。

每回,我都十分耐心地劝他。他的医疗条件好,家庭境况也不错,经济上没有问题,一家医院看不好,就换家医院去看。西医不行,就看中医。实在不行,民间有高人,不妨寻找一些老中医看一看,配一些草药,即便不能产生奇效,也能够缓解痛苦。总之,不能被动地被疾病左右。

他听了,虽然点头称是,过后仍然是一脸的忧愁。由于病痛,他还恨物及物,愤世嫉俗,眼前常常一片黑暗。

他需要别人分摊他的痛苦。可是,疾病又不是财产损失,不仅别人难以分摊,即便最亲近的人也无法体验他的痛苦。

后来,在我的劝说下,他参加了一些体育与社会活动,还置办了一些户外装备、照相机与摄像机等,渐渐喜欢上了外出旅游。几年下来,国内外去了不少地方。我从他发给我的相片上看出,他变得精神了许多。去年夏天,他从西藏旅游回来,感慨地说,在世界屋脊终于想通了,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,就让疾病与他为伴吧。

他说,在这些日子里已经悟到积极对待疾病既体现人的尊严,也是人格与价值的完整。人的生命如单程机票,有升就必有降。应该与别人一样,做好“降落”的准备,尽量让人生无怨无悔。

微观



时间分水岭

黎武静

似乎有道分水岭,横亘在岁月的河中。二十岁前吧,年年盼再长一岁,再长一岁,仿佛长大了就会有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,偏偏时间过得慢如蜗牛,悠悠地走在它既定的路途上,一步一个脚印,结结实实。二十岁后呢,忽然就心生了一股舍不得的心绪,长一岁,就觉得老了一岁,偏偏时间像箭簇疾驰向前,击破了风,穿透了云,眨眨眼就到了N+1的另一一年,过得惊心动魄。

不是时间改变了调子,只是身在其中的人转换了心情。等在前面的岁月,一如既往。年龄是一个标尺,常常附带某种暗示,若抛得下成见成规,年龄不能成为任何阻碍。

最爱谁

素心

女儿问:妈妈,你最爱谁?我说:你啊。她问:为什么呢?我说: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我小时候的样子,也因为你是个能干的孩子。她又问:那要是我们家有了小二子呢?我说:当然还是你啊,因为和你认识的时间更长嘛。她说:那你不是应该更爱自己吗?你认识自己的时间最长。我笑着点头,她也笑。

慢姿态

王子华

我开始寻找生活中的慢姿态。在单位午餐后,我不再和同事们一起闲聊或者上网,而是沿着单位旁边的湖岸慢慢地走上小半圈,看几只水鸟从湖水上飞过,看树上最后一片叶子以舞者的姿态落下,看湖水因微风的吹拂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,看自己的心从浮躁归于平静。有意思的是,和同事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疏远,甚至有几位加入到我的行列,和我一起慢慢行走,感受着四季和心境的变化。

我的年

侯利明

小时候过年,最伟大的计划,就是和伙伴们在新年的特赦令里,化身最凶猛的匪。新年的年里,一个个,毫不客气,敛财聚富。小鹿的心,单纯得毛票零角即可划浆荡漾。五毛一元,崭新的,是桑,是桐,是叶,但凡所有皆蓬勃青葱。世界上最幸福的草寇呀,清点着参差不齐的喽啰,塞进胖胖的储蓄罐,晃呀晃,安心地听着鸣金收兵的锣鼓,一颗心,无比富足。